

■艾东著

# 山下人家



花山文艺出版社



艾东，1951年5月26日生。“老三届”学生。1972年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同代人许多成为作家，自己却喜欢上编辑工作。乐此不疲，自1974年作编辑至今已17年，并准备终生以此为职业。

1984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五年制（函授）本科。

编辑之余，搞些创作，发表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电视文学剧本。

现任河北省编辑工作者协会理事、大型文学双月刊《长城》主编。

# 目 录

山下人家	(101)
北京来的女神	(72)
香魂塘	( 1 )

# 香 魂 塘

## ● 上 集

### 第一 章

#### 1 香魂塘村。

雄鸡破晓，东天霞飞流火。

香魂塘村，这个平原水乡的小村的一切都沐浴在了一片金辉之中。尤其村西香魂塘，就象是一面烁烁闪光的镜子。

塘畔一架古老的水车在吱吱扭扭响着，就象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不紧不慢地向人们叙述着这里的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在它不远处挂着“香魂塘香油坊”招牌的香油作坊却是新砖新瓦，显得生气勃勃。

## 2 二嫂家。

二嫂披衣下床。

一旁睡着的丈夫邵二东醒过来，不耐烦地说：“这么早，折腾个啥？”

二嫂也没好气：“今天炒芝麻，我得去看看。睡你的吧，这个家有你没你一个样！”

邵二东瞪瞪眼，抹一把嘴角流出的口水又呼呼睡着了。

## 3 村口公路边。

路旁停着一辆大卡车。车旁站着司机。

朝霞作背景，远远看去，车和司机象是披着霞光的剪影。二嫂走到塘边，看见了车和司机，她脸上露出喜兴，略略看了看周围，急步向远处的车和司机走过去。

二人似乎说了几句什么，司机便开了车。

汽车飞驶远去。

## 4 村口公路边。

二嫂神情专注地望着远去的汽车。

## 5 香油作坊。

油坊内正在炒芝麻。

四十几口大锅，里面全倒上了芝麻，锅灶里火苗乱爬。每口锅前都站着一个短裤赤膊的男人，汗流浃背，好似水洗过一般，每人手拿一柄铁铲，在锅里翻炒着。随着铲起铲落，

白色水汽窜出锅沿……

整个炒棚里热浪滚动，白烟飞腾，好似在雾中一般。

二嫂接过一个炒工手中的铁铲，给他说了几句什么，又把灶里的火压了压……

## 6 香油作坊。

二嫂只穿一件内衣和人们一块干着。

正在她从锅里捏出一捏芝麻察看时，炒棚口突然响起芝儿的尖声急叫：“娘！快来！”

二嫂急步过来：“怎么啦！芝儿？”

芝儿：“快去看看我哥哥！”

二嫂：“你哥哥怎么啦？”

芝儿：“别问了，你快去看看吧，在塘边上。”

## 7 香魂塘边。

二嫂近三十岁的儿子——因得过癫痫病智力不全的墩子，正站在塘水边上攥住一个洗菜闺女的手腕，嘿嘿傻笑着往自己身边拉。

闺女恐骇至极地挣扎着。

盛菜的竹篮子缓缓向塘里漂去。

二嫂赶到，喊一声：“住手！”

墩子一激灵，松开了手，但墩子并不害怕，依旧看着二嫂傻笑着。

二嫂：“还不快滚！我打呀！”

墩子不走，歪头咧嘴还盯着那闺女。

闺女双手捂脸，嘤嘤低泣。

二嫂气急地照墩子肩上打了一下，他才一边和开他玩笑的半大小子打闹着，一边扭头跑去。

芝儿告状：“娘，我和环环姐来塘边洗菜，我俩正说着话，哥拎个毛巾来洗脸了，先是嬉皮笑脸看人家环环姐，后来就攥住人家手腕。”

二嫂一边给环环理顺头发，抻平衣服，一边柔声说：“好闺女，别哭，回去我打他，给你出气。”

二嫂又对芝儿：“送送你环环姐。”

早有围观的小男孩把篮子捞上来，递给了环环。

芝儿和环环走去。

二嫂这才重重地坐在塘边，叹一口气（画外音）：“只说他傻，咳！该给他娶个媳妇了。”

二嫂站起身，朝香油坊走去。

叮铃铃——，身后响起自行车铃声。

村长骑车过来：“二嫂！”

村长是个年轻人。

二嫂：“柱子，你这当村长的忙什么呀？”

村长：“二嫂，正要找你。”

二嫂：“什么事？”

村长：“还是咱村小学校的事呗！原来筹的款不够，我这是到乡信贷所借钱，他们资金也紧。信贷所的人说了，放着你们村油坊二嫂不用，还找信贷所？二嫂，你平时帮村里办不少事了，我不好开口呀！”

二嫂：“你别给二嫂绕圈子啦！差多少，我捐多少！”

村长喜上眉梢：“我说二嫂看着我长大的，不会不帮我这个忙！那我先给村委们报个信去！”

村长正要走，二嫂又喊住他：“你先给村里人都说说，让大伙都捐点，一块、两块，是个心意就行。办学校是全村人的事，别让村里人念叨咱，赚了钱，烧包了，就你能！”

村长一笑：“还是二嫂想得周到。”

二嫂：“再有个事，你五爷这阵子在家吧！”

村长：“又不知上哪说媒拉拢去了！听五奶奶说是去东乡了，明天回来！找他有事？是想给谁保媒呀？”

二嫂：“我明天到省城送新洋贞子，一两天回来，见你五爷告诉他，我找他呢！”

村长：“忘不了。那个日本人要回国了？她这一走快一个月了，跟咱香油坊合营的事说准了吗？”

二嫂：“我这回送她，就跟她把这事砸死！”

村长：“是她到香魂塘来的，又不是咱把她从日本拉来的，她不是说在北京吃了咱香魂塘的香油慕名来的，她还能变卦？”

二嫂：“咱中国人自己和自己订了合同作废的事也有，这外国人做的事，也难说呢！”

## 8 二嫂家。

二嫂在大衣柜前试衣服。

她穿上一件蓝地白花家做的大襟褂子。

芝儿：“不好，不好！咋不穿你上县里开劳模会时穿的那套西服，多精神！”

二嫂：“外国我没去过，不知道，可我注意着新洋贞子喜

欢穿的还是她那套日本衣裳。我就穿这个。”

穿着大裤衩，露着一条天生就短半截的腿的邵二东斜靠在床上听收音机，他阴阳怪气地说：“天生就是穷命！”

二嫂厌恶地看他一眼，没理他。

芝儿：“那包呢？还用你那个业务包，不用新洋贞子送你的小提包？还是人家送的包好看。”

椅子上放着一个极普通的黑塑料包。

墙上挂着新洋贞子送的一个女式提包。式样新颖，做工讲究。

二嫂从衣柜里取出一个手提包：“我预备了一个。”

芝儿：“嗨！真好看，比日本人送的还好看！”

二嫂：“咱需要她日本人兜里的钱，可也不能让她看低了咱！”

## 第二章

### 9 公路上。

路两旁，树影婆娑。

一辆双排小卡车飞驰着。

二嫂和司机并排坐在司机驾驶室里。

二嫂春风满面，脸上带着微笑。

司机：“那日本娘们可真够大方的，一张口就是投资几十万。二嫂，合资了，那日本娘们还要到咱香魂塘住着来？”

二嫂：“什么‘娘们’？‘娘们’的，日本友人，新洋贞子夫人。”

司机：“对、对，友人！”

二嫂：“合资后，咱们还管生产、经营；新洋贞子管日本、东南亚、美国的销售。”

司机惊讶地：“咱这香油还能到美国？”

二嫂：“到美国咋啦？美国人也是人，一样喜欢吃香油。”

司机哈哈大笑起来。

## 10 公路上。

前方有个骑自行车的醉汉，东倒西歪地行走着。

司机左拐右拐。

醉汉左弯右弯。

终于，那醉汉歪倒在路旁的沟里。

司机停下车。

二嫂和司机扶起醉汉。

二嫂：“五叔？”

司机：“五爷这是咋啦？喝这么多，大马路上跳起里格楞了，不要命啦！”

五叔醉眼朦胧，胸前还佩着一朵小红花。歪倒在一旁的自行车把上挂着两瓶红绳扎起来的白酒。

## 11 公路上。

驾驶室里多了五叔。

司机：“这次亲保得准不错，看人家把你灌的，差点命归西天。”

五叔不好意思笑笑：“他二嫂，前两天我从东乡回来，柱

子说你去省城前找过我?”

二嫂认真地:“墩子老大不小了,该说个媳妇了,你这做老辈的,该给孩子上上心。”

五叔:“放心,他二嫂,你交待的事我还能不办?你只管在屋里等,不出三天,我就领上闺女到你屋里让你相看。”

司机:“五爷,你这‘业务’还够忙的。我看你快成‘说媒专业户’啦!”

五叔:“城里那婚姻介绍所不就是说媒专业户?城里那么多人自由恋爱还需要婚姻介绍所呢,咱农村更需要。”

司机:“那你就挂牌营业吧!”

五叔:“你小子看着。”

## 12 二嫂家。

二嫂开门进到自己屋里。

芝儿随着也进来了:“娘,事顺利吗?”

二嫂:“就等着上头批准了。”

芝儿给二嫂打上洗脸水。

二嫂一边洗脸,一边问:“这两天家里有事吗?”

芝儿一噘嘴:“没别的事,就是俺哥,那天到人家环环姐门口等环环姐,我劝半天才回来。”

二嫂恼怒地:“你爹呢?他也不管?”

芝儿出去倒洗脸水。

二嫂看了看墙上的表,已是夜十二点了。二嫂恨恨地骂了句:“这准又是到酒馆去了,这个该死的东西!”

芝儿倒完水,正听见后半句:“娘,你骂谁呢?”

二嫂掩饰地：“我骂猫呢！”

二嫂拍一掌蜷缩在床头的猫，猫委屈地鸣叫一声窜出去。  
这时，门外响起郜二东夹着拐杖捣地的脚步声。

郜二东摇摇晃晃地进来，便往床上一倒。

二嫂对芝儿：“你去睡吧！”

二嫂：“你一天到晚就是喝酒，家里的事还操点心吗？你  
那傻儿子闹得笑话你知道不？”

郜二东：“那有啥？”

二嫂：“得给他张罗门亲事。”

郜二东：“你看着办吧。”

说着，郜二东就要扯二嫂的衣服，二嫂厌恶地拨开他的  
手：“我还得到油坊看看，走这几天不放心。”

郜二东一瞪眼：“你还是不是我老婆？你又不是不知道，  
人一喝点酒就想那个……”

二嫂慌忙捂住他的嘴：“让芝儿听见！”

郜二东还是不依不饶，二嫂走出门时，他还在大声喊着：  
“没有俺老郜家收留了你，能有你今天，你别忘了本！”

### 13 夜。

二嫂走在去油坊的路上。

郜二东(画外音)：“没有俺老郜家收留你，能有你今天……”

二嫂眼眶里涌出泪花。

(回忆)

童年的二嫂在地里剜野菜。

童年的二嫂回到家里。

屋子里除了爹娘外，还有一个老头（郜二东爹）。

她一进门，娘把她揽在怀里哭起来。

她不解地看着娘，看着那个陌生的老头。

娘：“闺女，家里没吃的了，不能让你和你弟弟妹妹们饿死，你爹和我想个主意，送你去香魂塘老郜家当童养媳。”

郜二东爹脚下放着半布袋粮食。

郜二东爹又从怀里掏出一叠纸币和几十个铜子放在桌上。

她看见粮食和钱，竟然露出笑来。

她问娘：“啥叫童养媳？”

娘回答：“先给人家当闺女，再给人家当媳妇。”

她这才哭了：“娘，我不给人家当闺女，我是娘的闺女，我不走……”

手中的篮子掉在地上，野菜撒了一地，她一边心疼地捡拾着野菜，一边哭着说：“我天天去地里剜野菜，不会让弟弟妹妹们饿着……”

爹把她从地上抱起来，递给了郜二东的爹。

她又哭又闹……

当年郜二东家。

她还是哭闹着。

拍！郜二东娘过来抽了她一个耳光。

她吓得噎住了哭声。

郜二东（少年）拄着拐杖过来，揪着她的小辫说：“这就是我的媳妇？”

(回忆完)

## 14 香魂塘边。

二嫂走近香魂塘。

不远处的油坊工棚里灯光四射。

二嫂坐在塘边。

淡淡的月光把她的身影斜放在水面上，夜风又把水面吹起许多曲折，使水中的月亮也象一个老皱的果子在枝上摆动。

巨大的水车在夜空里象一座黑黝黝的大山，向她压来。

她捧起水擦了擦脸（画外音）：“老了，到郜家已经几十年了。”

(回忆)

童养媳的二嫂吃力地推着碾子。

屋外，郜二东娘对郜二东爹说：“北街那家的童养媳跑了。”郜二东娘朝碾坊努努嘴，“咱这可得看好。”

郜二东爹：“她敢跑，瞧我不打折她的腿！”

郜二东娘：“解放了，咱家又定成了富农成份，那可不行！她已十二、三岁了，我看咱们还是快把他们的事办了！”

夜。

童养媳的她独自一人就着锅台默默吃着饭。

郜二东娘进来，脸上格外和善：“闺女呀！如今咱这样的人家办什么事都是不张扬为好，今晚就给你和二东把房圆了算了！”

说着把一身衣服放在她面前：“呆会儿，梳洗梳洗打扮打扮，换上这身干净衣裳。一个女人一辈子就这一回。”

她问：“圆什么房？”

郜二东娘：“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她被郜二东娘推进了郜二东的屋子。

屋子里除了墙上贴着的“喜”字外，看不到别的什么喜气。

见她进来，郜二东拄着拐大方地把门插上。

她吓得靠在炕角惊叫：“你要干什么？”

郜二东把拐杖往炕沿上一靠，就象她扑过来……

“啊！”她痛苦地尖叫一声。

（回忆完）

### 第三章

#### 15 香魂塘边。中午。

塘边岸柳倒垂，蛙鸣蝉叫。

一台小型抽水机在塘中抽水，抽出的水装在一辆水车里。

抽水机入水口，水纹打着旋转。二嫂站在塘岸上，手拿一根细长竹竿，竿头上绑着一块白净细纱布，轻轻拂去水面上漂浮着的浮萍、碎树叶等细小杂物。

远处下塘口，环环和芝儿在塘边洗衣服。

二嫂把竹竿交给一个工人，又用小网细心捞着水车里

水上浮动着的小杂物。

环环：“看你娘多仔细呀！怪不得你家的香油味香呢！”

芝儿：“拉到工棚里，还得接着烧开、消毒呢！我娘说，咱这塘水是活泉水，几千米地底下冒上来的，油好全是这水好。上次那伙日本人来，新洋贞子就让人带了瓶塘水送回日本化验，等日本人化验了结果，新洋贞子才对我娘说同意投资。”

小路上，向塘边走过来一个青年。

那青年走近塘边，发现了环环，便停下了脚步。

这青年偏高的身个，黑红的脸庞，健壮机灵，长得不错。

环环也发现了青年，有些羞涩地低下头，继续洗衣服。

那青年放下身上背的喷雾器，走下塘洗脸。

芝儿：“金海哥，怎么那么胆小，离我们那么远，怕我们吃了你呀！要不就是嫌我在这儿，那咱就走……”

金海脸红了，但还是机灵地说：“怕你？谁不知道你心眼好……”

芝儿：“哟哟，好话多了跟屁一样……”

金海蹲在塘边，把肩上的小褂放在地上，弯腰洗起脸来。

芝儿蹑手蹑脚走过去，把他的小褂放进塘里，小褂顺着塘水漂出去。

小褂漂到环环身边。

金海发现小褂漂走，大惊失色。

环环一把拾过小褂，笑笑，便替金海洗起来。  
芝儿乐得大笑。

一辆水车装满拉走了，又摆上了十几个大白塑料桶装水，  
二嫂和一个工人显得有些忙乱。

金海跑过来，有些讨好地对二嫂笑笑，帮着干起来。

二嫂：“金海，地里活累吗？”

金海：“没啥，就是种的粮食卖价低，挣得钱少。”

二嫂：“有碴口，二嫂给你找个挣钱多的活儿。”

金海：“那俺就不知咋谢二嫂了！”

二嫂：“巧嘴挺甜。”

五叔骑自行车慌慌过来。

五叔：“他二嫂。”

二嫂：“有事？”

五叔：“猜猜。”

二嫂见五叔自行车把上又挂着两瓶红绳绑着的酒，恍然大悟：“噢，这么快！”

五叔：“这不看是谁交待的！忙家去吧，人家闺女来啦！”

二嫂有些不放心地说：“五叔，别看墩子脑子有些呆，可也是孩子一辈子的事……”

五叔：“他二嫂，这还用你说，我这作老的，还能不为孩子着想？再说，保媒最讲究个般配，两头满意。”